



我 江 天 命
 渡 海 地 运
 不 不 不 不
 渡 渡 渡 渡
 你 你 你 你



吕亦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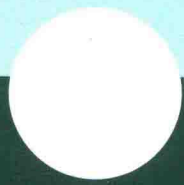
著



江海

不渡

Simon & Caesar



江海不渡

Summer & Co.

吕亦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海不渡 / 吕亦涵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404-8251-0

I. ①江…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8043号

中南天使(湖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江海不渡

JIANG HAI BU DU

作者: 吕亦涵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诗哲

监制: 邓理

策划编辑: 彭朝霞

装帧设计: 杨晓宇

封面绘制: Hsiao Ron Cheng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58mm×230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251-0

定 价: 32.00元

江海不渡你，
我渡。



代序

愿化身孤舟，
渡彼此上岸，

文
米
炎
凉

我认识阿吕七年了。

是啊。我最初开始发表文章到现在也不过七八年。从我第一次真正独立创办杂志开始，我和阿吕就成了朋友。

二〇一六年六月的一天，阿吕问：“《江海不渡》的序你要不要帮我写？”

我说好啊。

一问一答，轻描淡写，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瞬间，有什么动了一下，然后在心底山呼海啸，是数年光阴飞驰而过——

二〇一二年，厦门有雨。我第一次见到阿吕，她留一头时髦的短发，肤白貌美，像她笔下走出来那些女子，优雅，从容。

我与她，相见恨晚。

这一年，她写的这本有关调香的小说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知道这个故事对她有特殊含义的时候，决定写这个序言。

一杯未尽，山河已老。

二〇一四年，我从当时就职的杂志社离职，当时NN要我推荐作者，我想也没想，推荐了已经是我老友阿吕。

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也很勤奋，那两年，她写出了很多令人惊艳的文字，比如《阮陈恩静》，周家人系列短篇等，还出版了畅销书，开了签售会。

没有什么比看着你的朋友，你最欣赏的那一个人发光发亮，更令人感到欣慰。

二〇一六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阿吕为我写的序言。

这一年，我和朋友开始做寻宝猎人系列《一鉴钟情》，阿吕知道后为我找各方资源，只要她有的人脉，她毫不保留全都给我。

在这个圈子待久了，尤其是这几年，很多文字作品都与巨大利益挂上了钩。钩心斗角的故事自然没少听，两面三刀的人也遇到了一些，看了太多浮华名利面前的虚与委蛇，也知道有时运气、资源比才华还重要。

没有几个人愿意将资源人脉分享给别人的。

好在，我没有变。

我的朋友，阿吕亦如是。

我与她，像是深海里游泳的人，一起感知过海水的颜色，海水的温度，都被别人泼过冷水，失望过，迷茫过，却都还留着自己心中一团小小的火焰，即使它有过微弱到好像风一吹就会熄灭，并不足以取暖的时刻。

可我们都知道那团火焰叫热爱。

无数的低潮期，那些砥砺前行日子，我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

约定一起旅行，一起写书。

朋友分为很多种，我与阿吕大概是别人只看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却关心对方飞得累不累的那一种。

是愿化身孤舟，渡彼此上岸的那一种。

就像故事中的江玄谦。江海不渡你，我渡。

美得让人心碎。

阿吕写《江海不渡》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谋篇布局都能看出大

气来，且有独属于她自己的风格和辨识度。

写情感小说的人很多，但大部分作者的文字只捕捉到最浅显的那一层。要写出它的深层底蕴和质感，让故事有所依托，能够厚重起来，其实是不易的。

可阿吕做到了。

故事与故事的不同在于，有些只是一晃而过，有些会在你心里刻下一道划痕，还有一些长久居留，历久弥新。

如果你看过她的书，一定记得那个唱南音的恩静，和那个在船上对恩静说，等你成年了，我就来娶你的阮先生。

如果你有幸看了《江海不渡》，你也一定再难忘记，尹素末和江玄谦这一对隔着尘寰，却站在彼此的对岸的男女。

二〇一七年是阿吕很重要的一年，因为《阮陈恩静》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我从心底里为她喝彩。对于阿吕来说，等到最后的都是最好的，无论是梦想还是别的。

时间退到某一年，我当时出第二本合集，编辑说新书可以和别的作者做成系列，我马上想到了阿吕。

我唯一能想到的人，是她。我只想和她一起出书。

那时她问我，新书打算叫什么名字？

我说：“《回声》，不过出版社那边不会同意的。”

她说：“如果你的书叫《回声》，我的书就叫《微渺》。”

可是……

我没有回声，你不再微渺。

愿人生里那些曾遗憾过的事，都在别处得到圆满。

目 录

际 Chapter 03 遇 026	钟 Chapter 02 情 009	素 Chapter 01 末 002	楔 子 001	杉 Chapter 04 木 076
关于 Chapter 08 爱 165	玫 Chapter 07 瑰 133	百 Chapter 06 花 116	阴 Chapter 05 谋 104	

旧	归	伦	惊	结
Chapter 13	Chapter 12	Chapter 11	Chapter 10	Chapter 09
事	来	敦	变	局
259	239	215	209	190

番外

关于他

—— 288

后记

新爱恋，旧欢喜 —— 291



楔子

"Hi, I'm Sumor."

"Hi, I'm Caesar."

"May I rent your house?"

"For how long?"

"Forever."

"For what?"

"For living."

以上对话，发生在某租房APP的对话框里。他是英国房东，她是中国房客。

你为什么而来？For living——为了生活？

不，或许，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

素

Chapter 01

末

素末抵达伦敦的这一夜，天与地之间全是雪。

盛大的，浩瀚的，洁白的雪，难得地降落在温带海洋性气候之中。有时一大片一大片，鹅毛般；有时细微如同冰冷的泪；有时不过是小小的一点，渗入到外套纤维里，瞬息不见。

她长年居住在闽南四季如春的江海市，此时此刻，只觉得冷。拖着巨大行李箱的身子就像是被细针刺入了皮，抵到了骨，冷得那么揪心。

那位叫“Caesar”的房东在APP上给她留言：伦敦今夜有雪，我在房子里为你留了热可可和司康饼。

看似温情与贴心，可事实上，字里行间既没有问好，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协助。英国绅士骨子里儒雅的傲慢，她曾经熟悉过的那一种傲慢，从APP的对话框里逸出来——

不好意思，我不太认得路，你可以来机场接我吗？下了飞机打开手机时，她曾如此回复过他的“温情与贴心”。

可是——抱歉，并不方便，你可以打车过来，伦敦的交通十分发达。

呵，绅士！

绅士是什么呢？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礼貌地完美地同你说“Thank you”“Sorry”“Welcome”，可任何时候，都和你存有距离。

房子坐落在Central London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十二月冷冬，皑皑白雪覆满了这区域里的每一栋维多利亚式建筑，看上去，就像是幼时在童话书里看过的圣诞雪景。屋内就是明亮的灯火，而屋外的门前，当她拖着和十指一样冻僵了的行李走近时，就看到小别墅外挂着的门牌：Sumor's House。

Sumor's House？素末微微蹙眉，二十几个钟头前刚订好的房子，为什么门前已经挂上了她的名字？

还有从门的另一边飘出来的香气……

她心中一凛。

如果一分钟前，如果她在一分钟之前还有迟疑，那么此时，当她敏锐的嗅觉辨出了那室内飘荡着的正是热可可混合着红酒与迷迭香的气息，素末手提的行李“砰”的一声，跌进了雪地里。

然后，大门被缓慢地，庄严地拉开了，如同地狱之门。

在她因惊恐而瞪大的瞳孔中，一张英俊的面孔从屋内的光亮里映出来。刀削般深刻的五官，挺拔的身姿，带着如从地狱里腾起的冰冷微笑：“Hi, Sumor.”

笑音低低，在十二月隆冬凶悍的风雪中，笃定地，胜券在握地，加了一句：“My Sumor.”

屋外风雪肆虐，屋内的火炉燃得正旺，空气里暖暖地流淌着热可可的香。

明明是温暖的令人垂涎的气息，可不知为何，她竟觉得冷——比之前在屋外承受风雪的时候，还要冷。

男人绅士地替她脱下外套时，低沉的嗓音环绕在她耳畔：“看上去，你在发抖。”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游到了她的脖子上，“冷吗？”

素末只是牙齿打着战，说不出一句话来。

炉火烧得正旺的房子里弥漫着淡淡的迷迭香与浓烈的热可可香，混合着刚出炉的司康饼的热气，以及微微薰人的红酒的香气。她努力将注意力从他手上转移，想辨一辨那微弱的酒香——是一九八二年的Lafite？还是几几年的？

可男人不给她机会，他的一只手还游移在她颈间，不容忽视地撩拨着女子的感官：“知道我为什么拒绝到机场去接你吗？”

她的嘴唇轻微蠕动，却终是没有声音。

“因为不听话的孩子，都是需要受点惩罚的。”他微微一笑，俊美的脸，看上去真像是从地狱来的使者。

可她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开始。

果然，这话音甫落，他一个用力，突然间恶狠狠地扳过她面孔：“好玩吗，尹素末？”

一时间，温和的假面统统退去，英俊的面孔罩下来。

素末瞪大眼，就听到冷得结冰的声音：“缠着我给你提供调香室，几年来用我的、住我的，哄得连我儿子都叫你妈，现在呢？竟敢怂恿我手下的人背叛我！尹素末，你这是嫌日子过得太安逸，还是愚蠢得想挑战人性？”

他的手再一用力，嘴角伪善的笑意全部退去。

素末被那凶狠的力道箍得下巴都要碎掉了：“好痛……”

“痛？从你教唆付冉那蠢货撤掉香水的那一秒开始，就应该清楚有这么一天。说，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不过是回伦敦总部处理一些事，不到一个月，人还没回国，就听说C&J发布会上的香水全被撤，调香室被搬空，三楼房间里她原本还留下的零零碎碎也全都被带走，就连向来和这丫头站在同一阵线的老管家都不敢再包庇她：“尹小姐她……呃，的确是好几天没回来了。”

再紧接着，这女子竟胆大包天，不顾和他之间的合作协议，匆匆办了加急护照，匆匆在租房网上订了房，甚至对着连底也没摸清楚的房东说“Forever”——永久居住！

“有意思吗，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游戏？”

她的双唇已经渐渐失去了血色，却仍倔强地死抿着唇。

“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

“开口！”他完全不知轻重地，加大了手上的力道，让她疼得眼泪“唰”的

一下子就落下来。

这一回，素末终于开口了，嚅着唇轻轻说了句什么。

“大声点！”

“我说，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男人却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可你知道，他是江玄谦，是全世界最有名也最冷酷的策划师，他永远胸有成竹永远不像个普通的男人永远不会犯愚蠢的错误，所以，在听到“笑话”的这一刻，他只是淡淡地挑起嘴角，“我逼你什么？”

声音甚至是温和的。

素末说不出话来了。

大概一个月之前，在学校挑选校企合作作品的最关键时期，她将自己不眠不休调制了好几个星期的香水上交了。可与她同校同专业甚至喊同一个人爸爸的尹娉婷，竟通过这个男人，将素末的成果调包到了自己名下。

整整两年半的学习，经过一百多次失败才调制出来的成果，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别人的！她震惊、愤怒、难以置信，她红着眼到他面前要求一个说法时，是这个男人用不为所动的口气说：“一开始我们就说好的，你在万花庄园里调出来的作品都属于我。”

一句话落下，她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而原因，不过是那个叫尹娉婷的女子当时正与他打得火热——在女友的卑鄙行径受到阻碍时，他选择了牺牲她。

而她，甚至在事发的前一天还同付冉商量着，该怎么给他儿子过一个完美的周末。

可笑吗？

更可笑的是，这男人如今千里迢迢地追她到伦敦，竟只是为了向她要一个“背叛自己的原因”！

“你，嫉妒尹娉婷，是吗？”

素末没有回答了。

她嫉妒尹娉婷吗？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里，其实，她也曾这么问过自己。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我们两个不可能，可是你，因为嫉妒娉婷，所以选择了背叛我，是吗？”英俊的面孔上竟然还挂着笑。

只是，那笑太绅士也太优雅，一如他平素里每一个完美的姿态，漫不经心地，便刺痛她的双眼。

素末忍不住将目光游移到了窗外。

雪还在下着，天地之间，盈白如新，多么像一个所有肮脏与龌龊都泯灭了的世界。

耳旁又传来了男人低沉的嗓音：“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

她的目光还是没有从那场盛雪中收回来：“怎么惩罚？杀了我吗？”

千里逃亡却又被捕获的惊恐渐渐退散后，她脸上也渐渐不再有表情——世间大难千万种，最差不过是一个“死”字，反正人生自古谁无死。

反正，她孑然一身。

反正，她了无牵挂。

男人却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傻孩子，杀了你有什么意思？”

“要不然？”

“你看，”他接近她，姿态诲人不倦得就像是成人在教育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傻孩子，“好好的发布会被你破坏了，C&J的计划变得一塌糊涂，现在呢？竟然连捧个小模特你都要插手，弄得我这么不开心。”那只指节分明的手伸上来，暧昧而温存地抬起她的脸，“要不然，想办法让我开心？”

桃花眼里慢慢聚起了危险的风暴，直勾勾地对向素末睁大的眼。

她心头一紧。然后，听到了含着低笑的粗哑嗓音：“把衣服脱了。”

“什么？”

“不是要让我开心吗？”他长指慢条斯理地摩挲着她锁骨旁的衣扣，轻声诱哄，“该怎么让一个男人‘开心’，末末，你不至于现在还不懂吧？”

素末整个人都僵住了！

“你在开玩笑……”

“怎么会？我很认真。”

不，不可能的！她一定是听错了：“你明明说过、你明明说过对我没兴趣的……”

然后，就在这一刻，几乎连过渡都没有，所有的亲密戛然而止。

就在她心跳加速，整个人如同坠入云雾里什么也想不明白时，他所有暧昧的姿态、温柔的表情，全都收了起来。

俊脸上只留下了淡淡冰冷的神色，似笑非笑，似讽非讽，却立竿见影地让人最心底的羞耻统统蹿起。是，那一刻，电光石火的那一刻，她的第一反应竟不是拒绝，而是担忧他的“没兴趣”。

饶是之前再怎么佯装淡定，当最致命的问题出现时，她最先反应过来的，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他对自己的“没兴趣”！

素末的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里——尹素末，呵，尹素末！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伤口剖开来，鲜血淋漓地展现到一个恶意看戏的人面前？你怎么能，这样冲动又不经意地……交出了全部的自己？

男人退到沙发上，动作优雅如同一头满足的豹：“原来你也知道，我对你没兴趣。”

优雅而顾长的身子，无声地退到沙发上，坐下。

素末怔怔地看着他优雅得找不出一丝破绽的姿势，那颗差一点就要蹿到高空中的心，这一刻，又被重重地摔进十八层地狱里——原谅了吗？真的吗？

猩红液体还在杯中缓缓地晃动着，他对上她无神的眼：“这一次，我不计较了。”

可明明，他已经计较了。

全世界最英明的策划师，他一步步引她到这里，一步步地引她入局，他太通人性，太了解愚笨如她会在什么样的场景下说出让自己羞愧至死的话，太清楚怎样才能让她死心——“你明明说过、你明明说过对我没兴趣的……”他步步为营，他逼她承认自己始终不敢承认的事实，他在惩罚她。

而且，惩罚得彻彻底底。

雪还在下着，隔着一扇门，无声无息地点缀着温带海洋性气候一贯湿冷的天与地。

她笔直地站在那，和行李一样冻僵了的十指还维持着之前的姿势，沉默地，僵硬地。

直到许久后，满室热可可香中才有细微的声音响起：“知道吗，离开江海前我曾经和小冉说，一切都无所谓了。可直到现在我才发觉，原来当时并非彻底无所谓的，真的。可现在，”那一双清澈的瞳眸凝视了过来，越过空气中无数裹着香气的隐形尘埃，越过亿万光年，对上了他深邃的眼，“真的，已经无所谓了。”

什么时候她还以为这个人会是自己的全世界？什么时候这世界上人潮再多，她也固执地认为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人对自己来说都是“别人”？

可原来，人生并不是这样的啊。

“江玄谦，从今天开始，我死心了。”

那握着酒杯的手紧得渐渐泛出了白，可表面上，他依旧是全世界最优雅的绅士。杯中的热辣液体顺着喉头涌入空洞的胃，悄无声息地，就像屋外寂寞的深雪。

玉花飞半夜，如同她静默的脸，静默的眼，如同她待在他身边的每一个静默的时日。

明明是那样澎湃的雪势，却落得无声无息，安静地，全融入了伦敦的深夜里。

消失不见。